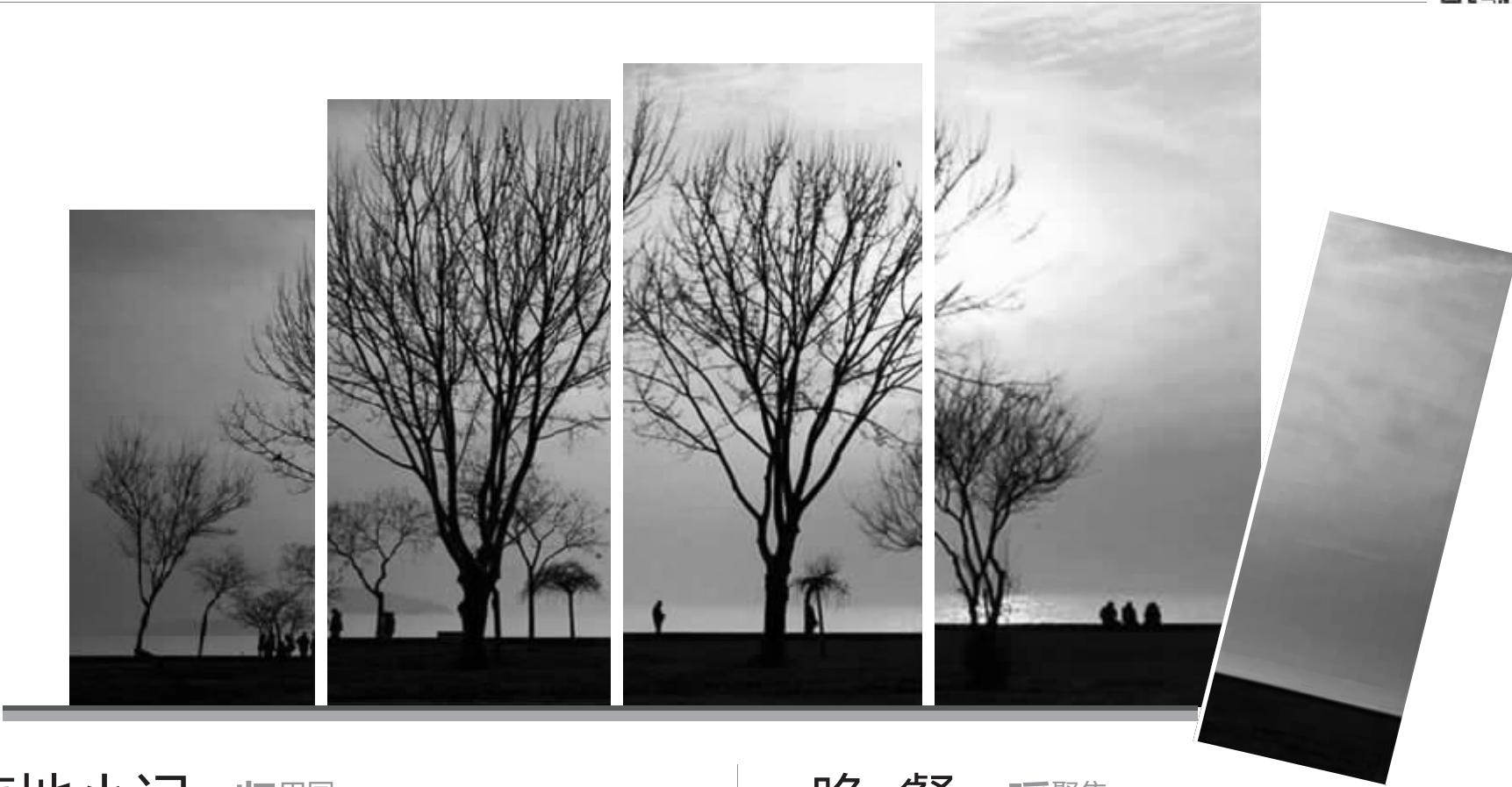




菜地小记 归田园

◎胡虹

菜是父亲种的。地不是父亲的,是国家的。这是父亲说的。父亲说的时候嘿嘿笑着:“这片地老早被国家征用了,钱也给我们了。”我说:“我知道,你上回说过了。”父亲继续笑,笑声里满是捡到了大便宜的味道:“荒着也是荒着。”

这是冬天的一个午后。今年的冬天真是有些诡异。入冬以来,湿冷幽怨的雨一直落着,不停地落,好不容易雨歇了下来,也是颓废地露出它阴郁的脸。可是,在那个午后,我们终于见到了久违的阳光,明媚灿烂。父亲说:“我去田里割点青菜。等下你拿点去。”

我说:“我也去。”
“那好,反正车子可以开到田边的。”父亲有些费力地坐进了我的小车。

那块菜地是我第二次光顾了。记得上一次来这里,应该是两年前的秋天吧?那次,我和母亲一起来的,一起收黄豆。黄豆是父亲几个月前种的,可是等黄豆可以收割了,父亲却病了,腿痛,走不了路,只能卧床休养。

母亲拔着黄豆,叹息着:“唉,你看看吧,这块地刚刚征用掉,你爸就生病了。也好,可以让他安安心心待在家里了。”

拔掉黄豆的田地,后来是不是一直闲置着,我也不太清楚。因为父亲的“田”不止一处。父亲休养了大概一年时光,他的腿慢慢康复了,能行走的他,又待不住了。有一次,我去父母家,没看到父亲和他的小三轮车。问母亲。母亲说,他还能去哪里啊?又去田里了。我责怪母亲,他怎么还能去田里呢?你怎么不管管他?母亲有些委屈,他腿一好,我哪里拦得住他啊。说话间,父亲骑着他的小三轮车呼呼而来。

“你不是没田了嘛?”我问他。他呵呵笑着:“我在曹家。”

父亲的姨父家在曹家,有几间老得不能再老的老房子。姨婆我从来没见过,他的姨父多年前就没了。他的表弟也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,多年前移居到另一个城市居住了。于是,家里的老房子托付给父母亲照看。两位老人帮着修整了一番,然后租出去,让老房子不再寂寞或者一直这么恹恹地老下去。我的堂叔每年回来一趟,带来点小礼物,父母把收取的房租如数交给他。老房子有一个用围墙围起来的大院子。原本院子里杂草丛生,枯木横陈,父亲花了点时间,花了点力气,终于把那个大院子修整成一畦畦生机盎然的菜地了。

至于那块闲置了一段时间、已经被征用掉的那块田地,不知什么时候又让父亲给整活泛了。

那天在阳光下,我跟着父亲来到了这块菜地割青菜。其实,确切地说,不是割,是剪。父亲拿了把剪刀帮我剪菜。我忙着拍照,远山、白云、阳光、菜地,还有父亲弯着腰映在蓝天上的剪影……眼前的一切让人感觉到那么清新、舒适、美好……

父亲说:“早知道,拿把沙镢(带锯齿的镰刀,割草割菜的工具)过来。”

我扭过头,说:“剪刀不是挺方便的呀,菜又不大。”边说边走过去把父亲剪下的菜装进塑料袋里。

“用沙镢,人就不用蹲下去了。”

此时,我才发觉,父亲费力地够着那些青菜。父亲的衣服穿得厚厚的,显得很臃肿。他如果能蹲下来的话,也要费好大劲才能直起身。但最有可能的是他一蹲下来,便会一屁股坐在地上,就像他时常说的,年纪大了,脚劲没了。可是不蹲下来的话,就要使劲弯下他的腰,才能剪到那些青菜。因为剪刀太小,柄太短了。

“我来我来。”我走过去。父亲不肯。我夺过他手中的剪刀,蹲下来剪菜了。

“你要剪那些挤在一起的。”父亲有点不放心。

“我知道我知道,我拣大的,还有挤的。”

“你剪好就扔在田边吧。”父亲闲不住,弯腰把我扔在田边的菜装入塑料袋。

“你去旁边待着,等下我会捡的。”

父亲嘴上应着,手里却不停下。真是不听话。

“爸,这里的菜怎么这么嫩啊?我刚才剪的菜都老了吧。”

“菜品种不一样,这个是白大头,刚才那个是青大头。只是颜色有深浅,菜都嫩的。”原来是这样,又长知识了。

这块菜地的路对面,也是一块早已被征用掉的土地。那里已是荒草萋萋。我们从菜地走出来时,父亲走到了那块土地边上,望着那片荒草,停留了一会。我看到了他眼中的不舍。

“是不是想把它也拿来做你的自留地啊?”我打趣道。

“这不是我的地,是人家的。”他说。

“那这也不是你的地啊,是国家的。”我指了指父亲的菜地。

父亲嘿嘿笑了,说:“是的是的,是国家的。”笑完,又叹了口气。

“走吧走吧,回家了。”我催着他快上车。

父亲费力地挪进我的小车。车子发动了,他透过车窗,又望了望那块荒芜的地。

晚餐 暖聚焦

◎李蓓莉

节假日回娘家,我最怕吃饭。母亲会提前一天去镇上买菜,次日做满一桌荤素菜肴,其数量堪比满汉全席。

且不说让母亲破费,心有不安;单是想到一大清早,两位老人行色匆匆,在拥挤的菜场来来回回挑挑拣拣,拎着大袋蔬菜、各种饮料挤公交,下车以后还须步行十来分钟,一路走走歇歇,这情形让人不忍回想。我和姐姐再三表示,随便吃一点吧,老爸种的青菜芋艿萝卜就好。

母亲做菜特点鲜明:咸,鲜,多油。母亲喜欢油炸、红烧的烹饪方式,她以为清蒸、水煮过于随意,终究不是待客之道。嫁出去的女儿们,都成了客人呢,自然要盛情款待。

我无数次地劝说,健康饮食,少盐,少油,扔了味精!母亲不听。她还借父亲的话来数落我:“你爸说过了,在你家住了几年,吃了几年清汤寡水,胃口也吃没了。”当然,母亲还不忘安慰我,“你工作忙,下班还要买菜做饭,那一定是越简单越好啰!”

原来如此!父亲帮我接送儿子上小学,在我家住了六年。按时下的话来说,父亲是个高冷的老爷子,他很少喜怒形于色,我也从没听他抱怨过我做的饭菜有多么难以入口。买什么菜,怎么做,全然只是迎合儿子的口味。我从没想过父亲的饮食之需。

我还是给母亲忠告。她做饭,我陪她在厨房,时时督促,切切提醒。我怂恿她用老灶烧饭、烧水,这样我便可以系上围裙往灶洞里添柴。至于吃什么,本无所谓。

吃中餐时,母亲还是克制的,她不怎么劝吃,她会留我们吃完晚餐再走。“剩菜那么多,我和你爸两个人怎么吃得完?早夜饭吃好再走。”下午3点半,母亲开始忙碌,光是淘米就让她费神。所谓众口难调,有人要吃早米,有人要吃粳米,最后往往是两种米混合着吃。然而,前者偏偏吃出了粳米味,后者则嫌早米饭硬糙不软糯。

晚餐桌上的母亲,变得有点偏执,她不停地劝菜,甚至分配任务落实到人。我通常被分到凉拌青瓜、咸菜笋丝汤之类的素食,姐姐会被劝吃鸡肉、虾、蟹。母亲诚恳地望着我们姐妹俩:“来,吃完,把这些吃完。”她全然不顾我们肚腹的承受能力。“谁知盘中餐,粒粒皆辛苦。”这两句唐诗,母亲是知道的,她会搬出来告诫我们。倘若我们再次推却,她表现得相当落寞,似乎我们不待见她的盛情。每次都是以我们撑得肚子溜圆,甚至无力收拾杯盘狼藉而告终。此种结果,令母亲满意极了。

我对吃向来不感兴趣,又生性懒怠,我只钟情早餐。对于母亲这般填鸭式的劝菜,我很纠结。不吃,违逆了老人家的好意;吃吧,苦了肠胃。于是我几次三番地抗议:“早餐吃得像国王,晚餐吃得像乞丐。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很不健康,我们都倒过来了。晚餐吃多了,不利于消化,各种健康隐患随之而来。”

母亲很不屑:“你就是一个书呆子。书上讲的你都信?你不记得小时候了?已经躺下睡觉,还被楼下的狗肉香味馋得要死,大叫‘再给我一块!’那时候你还不晓得晚上要做乞丐?”我讶异得眼珠都快要落地,我明明不吃肉,幼时竟吃过狗肉,还因为贪吃一块成了多年的笑柄?

我不服,换个角度再劝。“妈,你有高血压,菜太咸,吃多了不好。再说了,过夜的菜都会变质,所以剩菜一定要倒掉。”这下她生气了:“我知道你浪费,赚几个钱,就浪费!你爸吃了八十年的剩菜,爬楼梯比你快吧!”我瞠目结舌,再度败下阵来。

自从儿子去学校住宿以来,我清静了许多,不再为今晚吃什么、怎么吃而发愁。我全然忘却了母亲的忠告:儿子不在家了,要记得做饭吃啊!她知道我本不擅厨事。“怕我饿了你女婿么?”我跟母亲打趣,心下却早已暗喜。清蒸鱼,炒青菜,鸡蛋羹,我甚至连米饭都省了。从下厨到用餐,不出30分钟便可轻松搞定,岂不快哉!每逢加班,一块蛋糕、一碗白粥,都可替代晚餐。我终于庆幸此生不再为饮食所困。

那日暮色四合,华灯初放,四邻犹如倦鸟陆续归巢。楼下人家似乎来了许多客人,正大举炊事,爆炒辣椒的气味窜满了整个楼道。我与先生对坐,一尾清蒸鱼,一碟炒青菜,一碗鸡蛋羹。先生突然放下碗筷,认真地看着我,幽幽道来:“我很怀念你妈做的满桌菜肴,可以挑拣着吃。儿子明天回家了,你会多买些菜吧?”我一时语塞,停箸忘食不知味。

想起同事说孩子念书去了异乡后,她跌落“空巢”被湮没被吞噬的滋味。想到了母亲,以及她和父亲的寂寞晚餐。那儿孙绕膝坐同堂的幸福呢,哪怕是听听儿女的埋怨,也远远胜过两老对坐啊!

夜里看书。读到这段文字,不觉耸然心惊:

“他的生命已不用依靠食物来维持了,他是在依靠生命本身的惯性而缓缓前行。他也不再需要晚餐了,只是需要一种习惯,以使被驯服的生命继续平稳温柔地完结无数个同样的一天。……还有那样多的晚餐时刻,餐桌对面空空荡荡。你正在这世间的哪一个角落渐渐老去?有没有一次晚餐,我曾与你共度?”

总第6037期 配图 艾思 投稿邮箱: essay@cmb.com.cn